



暗杀大师 4

维也纳死亡事件

愿意为了什么而死，
就要为了什么而活。

[美] 丹尼尔·席尔瓦 著
王臻 译

A DEATH IN
VIENNA
DANIEL SILVA

迷案

暗杀大师 ④

维也纳死亡事件

[美] 丹尼尔·席尔瓦 著

王臻 译

A DEATH IN
VIENNA
DANIEL SILVA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杀大师. 4, 维也纳死亡事件 / (美) 丹尼尔·席尔瓦 (Daniel Silva) 著; 王臻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A Death in Vienna

ISBN 978-7-5594-1687-2

I. ①暗… II. ①丹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5582号

A DEATH IN VIENNA by Daniel Silva
Copyright © 2004 by Daniel Silva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: 10-2016-203号

书 名 暗杀大师4: 维也纳死亡事件

著 者 (美) 丹尼尔·席尔瓦

译 者 王 臻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刘昀琪 刘 雨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58千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87-2

定 价 4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暗杀大师

维也纳的死亡事件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GABRIEL ALLON
Series

A DEATH IN VIENNA

加百列·艾隆

档案

- 性别：**男
- 年龄：**不详
- 国籍：**以色列
- 职业：**前以色列情报机构“摩萨德”特工，修画师
- 身体特征：**中等个头，体形瘦削，些许白发，祖母绿色眼睛，下巴中间有深深凹陷
- 特长：**暗杀、修复古画
- 爱好：**听歌剧、驾驶帆船出海、修理古董汽车
- 语言：**流利的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希伯来语、意大利语，也懂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
- 常用武器：**伯莱塔点二二口径手枪

早年，在以色列贝扎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。

后被招募进入摩萨德，任“天谴”行动主力，三年内暗杀十三人，纪录至今无人能破。

行动结束后，长居欧洲十多年，以修画师的掩护身份不定期执行暗杀任务。

因妻儿在维也纳一次行动中无辜遇害，申请退出组织，隐居英国康沃尔郡。

十年后，得知维也纳事件主谋浮出水面，为复仇而重出江湖。

此书向那些让谋杀犯与其帮凶得到应有罪责的人致敬，
献给我的朋友兼编辑，尼尔·奈伦，
以及一如往常，献给我的妻子婕米、孩子莉莉与尼古拉斯。

一旦木头被劈开，碎片就会落下，这无可避免。

——盖世太保头目，党卫军集团领袖海因里希·缪勒

我们不是童子军。如果我们想参加童子军，早就参加了。

——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·赫姆斯

目 录

第一部 中央咖啡馆的男人／001

第二部 人名堂／087

第三部 灰烬之河／209

第四部 阿布·卡比尔的囚徒／307

作者按／324

致 谢／326

第一部

中央咖啡馆的男人

1

维也纳

这是一间很难找的办公室——其设计意图也正是如此。在维也纳，它所在的街区因为夜生活而闻名，于是，其悲惨的过去就显得不为人知了。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尽头，它的入口处仅有一块小小的铜质标牌——“战争索赔及调查处”。它的保安系统森严而醒目，是由一家位于特拉维夫的隐蔽而神秘的公司负责安装的。一个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就设在大门的上方。来访者必须事先预约，而且要出具介绍信，访客还必须通过一道精密电磁计量仪。那里有两个女孩，一个叫蕾芙卡，一个叫萨拉，其中一位负责检查客人的手袋和公文包。她们的美艳令人如沐春风，作风却又不苟言笑、公事公办。

进屋后，访客要走过一条幽深恐怖的过道，穿过夹道的青灰色文件箱，然后会走进一间典型维也纳格调的房间。屋内铺着淡色地板，头顶是高高的天花板，一座座书架被数不尽的书籍、文件夹压弯了隔板。凌乱之中散发的学究气倒也还挺吸引人。不过有些人却会在这里心生恐惧，因为暗绿色的防弹玻璃俯临着忧郁的庭院。

在这里坐镇的，是一名不修边幅又很不起眼的男士。这也正是他的特殊天赋所在。如果你走进房间，有时会看到他站在图书馆的梯子顶端，正找寻着某一本书。通常情况下他会坐在书桌后，在香烟的

笼罩下瞥望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。访客到来之际，他会抽空写完一句话，或是在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做一段笔记，然后站起身，伸出他的小手，用敏捷的眼光迅速地打量着你，“我是伊莱·拉冯。”他一边谦恭地说着，一边和你握手。不过在维也纳，不消介绍，人人也都知道“战争索赔及调查处”的主持者是何许人也。

如果不是拉冯的声名素著，单看他的外表，或许并不怎么受欢迎——衬衫的前襟长年沾着烟灰，外套是一件破旧的酒红色羊毛开衫，手肘上打着补丁，下摆也破了。有人怀疑他经济拮据，还有人猜想他是个禁欲主义者，甚至还有点疯癫。有位妇女曾来此求助，希望要回瑞士银行的存款，依据她观察得来的结论，拉冯一定是为了感情而伤透了心。若非如此，他从未结婚成家又该作何解释呢？在他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，又为何会露出一脸惨淡、如丧考妣的表情呢？不管访客们作何猜想，结果往往都是一样的。大多数人都会粘着他，生怕会失去他。

他会请你坐上舒适的沙发。他会请姑娘们替他应付来电，然后将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，朝自己嘴唇比画着说道：“上咖啡，麻烦你。”耳边会隐隐传来姑娘们的争吵声，推诿着这次该轮到谁了。蕾芙卡是来自海法的以色列人，橄榄色皮肤，黑色眼睛，性情固执而暴躁。萨拉来自富裕的美国犹太家庭，是波士顿大学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研究项目的研究生。比起蕾芙卡，她更加知性一些，所以也更富有耐心。她认为琐碎的细务不合她的身份，于是不惜耍诈甚至径直撒谎来逃避值日。蕾芙卡是个耿直的姑娘，并总是因此吃亏，所以，往往是她端着银质的托盘，不情愿地把咖啡送到桌上，然后闹着情绪退下来。

拉冯会见客人并无固定程式。他允许客人自己决定流程。如果有人问及他的个人问题，他也不反感，如果被追问得太紧，他就会给人

家解释，自己身为以色列最具天才的青年考古学家，为何会选择追查大屠杀所遗留的未了之事，而没有留在饱经祸乱的祖国。不过，他对自己的过去也只会讲这么多，再也不愿意深入了。他不会告诉客人，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期，他曾短暂地为恶名昭彰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过；他也不会对他们说，他至今仍被认为是机构中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街巷监控大师；而且，每年两次回以色列探望母亲的时候，他都会去特拉维夫以北的一处高度隐秘的场所，向后辈特工人员传授经验。在情报部门内部，他至今仍被称为“幽灵”。而他的导师，也就是那位名叫阿里·沙姆龙的男人总是说，伊莱·拉冯这个人可以一边和你握着手一边消失无踪。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张。

他在客人面前很安静，就好像为沙姆龙执行监视任务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样的安静。他平常烟不离手，不过客人如果不喜欢，他就能克制得住。他通晓多种语言，不管你喜欢用哪一种语言谈话，他都乐意倾听奉陪。虽说他的眼底有时也会滑过迷惑不解，但他的目光却坚定而饱含同情。他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先藏在心里，直到客人将案情从头至尾讲完为止。他的时间是宝贵的，而他的决策也是迅速的。他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自己能帮得上忙，也清楚在哪些情况下不应该去招惹那些陈年旧事。

如果他接下了你的案子，会收取一小笔钱，用于起步阶段的调查工作。他索取费用的时候显然会有些扭扭捏捏，如果你付不起，他就会干脆给你买单。他的大部分运作经费来自捐赠，不过“战争索赔及调查处”实在不是家盈利的企业，所以拉冯长期以来都囊中羞涩。在维也纳的某些圈子里，他的经费来源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，在那些人口中，拉冯被斥为好生事端的不速之客，而且还拿着国际犹太社区的经费，到处探头探脑多管闲事。在奥地利，许多人都巴不得战争索赔处永远关门才好。正因为有这些人，伊莱·拉冯才会将自己深藏

在绿色的防弹玻璃后面。

某年的一月初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拉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埋头应对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。今天没有访客。事实上，自从拉冯上一次接待访客至今，已经过去许多天了。在这期间他的大块时间都被同一件案子占据。七点整，蕾芙卡将脑袋探进门里。“我们饿了，”她的话带有典型的以色列人的率直，“给我们弄点吃的吧。”拉冯虽然记忆力出众，却不太会记菜名。于是他一边依旧盯着案头的工作，一边举起手中的笔，在空中比画着，做出写字的样子——给我开个单子，蕾芙卡。

片刻后，他合上了卷宗，站起身。他望向窗外，只见雪花轻柔地飘落在院里的黑色砖地上。接着他穿上大衣，将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，给自己头发稀疏的脑袋扣上了一顶帽子。他穿过门厅，来到姑娘们工作的房间。蕾芙卡的桌上堆满了德国军事档案，萨拉则不愧是书卷气永不消退的研究生，她的世界完全被书籍包围了。同往常一样，她们又在争吵。蕾芙卡想点多瑙河对岸的一家印度餐厅的外卖，萨拉想吃的是卡恩特纳大街上那家意大利餐厅的意粉。拉冯没有在意，兀自端详着萨拉桌上的新电脑。

“这是什么时候买来的？”他打断了她们的争论。

“今天早上。”

“为什么要买新电脑？”

“因为买上一台的时候奥地利还有皇帝呢。”

“我有没有批准过你买新电脑？”

这话问得并不带威胁语气。因为姑娘们负责打理办公室，经常把各类文件都送到他眼皮底下，而他也常常是看也不看就把字签了。

“没有，伊莱，你没有批准过。是我父亲付的钱。”

拉冯微微一笑：“你父亲真慷慨。替我谢谢他。”

两个女孩继续辩论。同往常一样，萨拉又赢了。蕾芙卡写好单子，威胁着说要把它钉在拉冯的袖子上。其实，她只是稳妥地把菜单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，又轻轻推了他一下算是送他出门。“别喝咖啡耽搁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饿着呢。”

从战争索赔处往外走，几乎和走进来一样，是件大不容易的事。拉冯往墙上的键盘敲进一串号码。鸣声响起，他拉开了内层的安全门，来到一个安全隔间。内层大门闭合后十秒，外层门才能够打开。拉冯将脸凑近了防弹玻璃，向外窥看着。

街对面的一条窄巷巷口，阴影遮蔽之下站着一个肩宽背厚的身影——头戴呢帽，身披着防水布雨衣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如果不仔细查看他的“尾巴”，伊莱·拉冯是没法就此走上维也纳街头的，不管在哪座城市都不行。他非但要审查有没有“尾巴”，而且还得牢牢记住那些面孔，那一张张在不同场合重复出现多次的面孔。这是一种职业本能。此刻，即使距离遥远，即使光线昏暗，他也能看得出来：在过去的几天里，眼前这个身影已经在街对面出现过好几次了。

拉冯检索着自己的记忆，就如同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检索着卡片的索引，终于，他找到了记忆中的画面。是啊，就是他。在犹太人广场，两天前。就是你跟踪我，当时我刚和那位美国记者喝过咖啡。拉冯继续“查阅”着“索引”，又从中找出了第二张“卡片”。那是在斯坦恩加撒大街，在一间酒吧的窗户里。就是他。那一次他没戴呢帽，正不经意地望着自己的啤酒杯。当时，拉冯刚刚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地忙了一天，正在滚滚人流中匆匆地穿行着。第三条“索引”多花费了他一些时间，因为他需要确定具体地点，不过他还是记起来了。在2路有轨电车上，晚高峰时间。拉冯被人紧紧地挤在车门上——那是个维也纳人，一张红润的脸盘，满嘴酒气和德国香肠的味道。那位戴呢帽的早已找了个位子坐下，正在安静地用车票的票根清

理着自己的指甲。这是个很喜欢做清理工作的男人——拉冯当时这样想。也许他的职业就是清扫什么东西。

拉冯转身按下了对讲器的按钮。没反应。快点啊，姑娘们。他又按了一次，然后回头望了望。戴呢帽穿雨衣的男子已经不见了。

扬声器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。是蕾芙卡。

“你是不是已经把菜单丢了，伊莱？”

拉冯再次用大拇指按下按钮。

“快出来，马上！”

几秒钟后，拉冯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。隔着一道玻璃墙，两位姑娘出现在他面前。蕾芙卡冷静地输入着密码。萨拉在一旁静静站着，她的双眼紧盯拉冯，一只手扶着玻璃墙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从来不曾有过爆炸声。蕾芙卡和萨拉先是被一团火球吞没，接着被气浪卷走了。内层大门向外飞出来。拉冯像一只儿童玩具一样被抛在空中，扭曲着后背，好像一名体操运动员。他如梦境中一般飞腾起来，只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翻转身体。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存在气流和撞击，他只知道他仰面躺在了雪地上，碎玻璃像冰雹一样落下。“我的姑娘们，”他低声说着，渐渐滑进了沉沉的黑暗，“我美丽的姑娘们啊。”